

〔韩〕 廷银阙 著
千太阳 译

奎章阁之恋

규장각 각신들의 나날

韩国百万畅销书 《成均馆罗曼史》续集

迄今销量已突破 **50** 万册

绝代四人组华丽归来
奎章阁内再续倾城之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廷银阙 | 著 千太阳 | 译

奎章阁之恋

규장각 각신들의 나날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규장각 각신들의 나날 1 ~ 2

Copyright © 2009, JEONG Un-guol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Bei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an Media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and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奎章阁之恋 / (韩) 廷银阙著 ; 千太阳译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95-0642-2

I . ①奎… II . ①廷… ②千… III . ①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 ①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5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370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洞房花烛夜的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分馆	/53
第三章	怪物新郎	/84
第四章	新参礼	/152
第五章	铜鼓游戏	/213
第六章	嫖母夫人	/261
第七章	青壁书	/328
第八章	丑闻	/376
第九章	红点化	/440
终 章	留学	/503

第一章

洞房花烛夜的不速之客

1

夜已经深了，善俊仍是不安地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月光洒在他那银白色的长衫上，显得格外耀眼。终于，笨重的大门被打开了。他停下脚步。父亲回家了。

“大人驾到！”

听到仆人的传唤声，善俊急忙向父亲走去。然而，大步走进来的父亲，却是怒容满面。

虽然左议政大人正武的实权被陛下削弱了不少，但老论派头目的地位却不可撼动。最近，他的情绪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儿子善俊靠苦读考上了人人羡慕的状元，而这是李正武自己都没有做到的，就连在自己面前不可一世的大司宪也未曾考上过状元呢。没人的时候，左议政会高兴地晃着脑袋哼上一曲儿。

但善俊的未婚妻却让他着实不快。这个女子家境贫寒，由母亲一手带大，为了弟弟直到21岁都未嫁人。这都不算什么，但是她是对立党派南人的后代，这可不能等闲视之。不过最终李正武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确切地说，并不是答应，而是输给了儿子。

但是这种不悦被儿子考上状元的喜悦冲淡了不少。他决定，待那姑娘嫁过来，就让她与娘家人断绝关系。把党派敌人认作自己的亲家，可不是李正武能容忍的。

善俊收起焦躁，默不作声跟在父亲身后。由于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的李正武对谁都没好脸色。在房门关上之前，压在他心里的怒气爆发了。

“居然敢戏弄我的儿子!”

善俊惴惴不安地坐在书案的对面,难道是他所担心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正武眉头紧皱,声音中带着愠怒。

“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正武转动着明珠打量自己的儿子,摇曳的烛光映射出善俊端正庄重的神情。

“听说已经给这次及第者们定好了各自的分馆。”

“结果怎么样呢?”

“你被分配到了槐院分馆,而且那些跟你在泮宫混在一起的家伙也都安排到了那里。”

“在泮宫混在一起的家伙”,一句话透露出正武心中多少的不满。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老论派,而且其中还包括他的眼中钉——大司宪——的儿子。不过今天正武大发雷霆似乎还有别的原因,他一边观察儿子的神色一边说道:

“你跟那些家伙被内定在了奎章阁,奎章阁!胆敢把我的儿子定在奎章阁!”

他拍案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对于李正武来说,为了废掉眼中钉奎章阁,他不知费了多少心思,而现在自己的儿子被分到了这个地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被别人套上小鞋。

“都是我的疏忽啊。本来想等到弘文馆有空位的时候再把你安排进去,谁曾想反倒惹了这等祸端!”

但善俊却把这些话当成了耳旁风,他焦急地问道:

“到底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被安排到了奎章阁?”

“跟你混在一起的家伙你还不认识?”

“文载臣、具龙河,还有……”

“金允植。”

善俊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后,他的眼神更加坚定了。父亲明明知道善俊未过门的妻子就是金允植的姐姐,但即使是失语也从来没有称对方为亲家,这次叫的也像是在喊敌人的名字似的。

“金允植为什么会……”

“你怎么就知道关心那家伙？”

“朝廷不是说要给他分配外官职吗？”

“陛下为此事震怒不已，不得不顺其意。可是，他留在汉城你不是应该更高兴吗？”

“不是因为不高兴。”

正武收起了自己的疑心，长叹了一口气。其实外官职不仅是金允植自己强烈要求的，还是正武的愿望。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人们也正为像金允植这样不值一提的家伙被分配到槐院分馆而纷纷抗议。分馆之后朝廷会根据出身门第任用其才，也只能利用那个时候多走动走动，总之我的儿子不能被奎章阁夺去！”

正武从来没打算让金允植留在汉城，而且以后也不能让他重回汉城，最好能把他送到他姐姐、善俊和家族接触不到的地方，让他们永远断绝关系。把姐姐嫁到老论派的头目——左议政家族做儿媳，这样的代价也不算过分。

善俊只能看着父亲的脸色行事，虽然他仍有一些话要说，但还是毕恭毕敬地退出了房间。站在屋外的石阶上，他看到为拜见左议政而从歇所厅出来的一群臣僚。院中的歇所厅从很久以前就是以老论派为中心的阿谀奉承之地。对于善俊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丧失了家的功能，谄媚与阴谋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这时，客人又向善俊献起了殷勤，因为他们相信善俊将来会稳坐老论派的一把手。对于这些人的巴结，善俊端正了脸色，面无表情地向众人礼貌地点头。

“少爷，向大人表明您的心思没有？”

忽闻此声，善俊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眼前人一张鬼脸上露着笑容，咧开的嘴唇使两排黄黄的牙齿赫然呈现，善俊不禁大吃一惊。

“顺石！怎么不说一声就冒出来了？你刚才说什么？”

善俊尽量隐藏住自己的惊异，勉强保持着镇定。虽然自己已经对顺石的样子见怪不怪，但他偶尔这么猝不及防地跑到跟前，还是会让人汗毛竖立。顺石俯下自己壮硕的身子，趴到善俊耳边悄声说：

“我说您有没有跟大人表明自己的心思？”

善俊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苦笑和沮丧的表情。

“哎哟，我都替您着急啊。像这样一推再推，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啊？漂亮公子不是让您尽快说出真相吗，您到底还想怎样？她不是说如果不说出秘密，她就不跟您成亲吗？”

“再等等吧，这件事不会像想象中那么顺利的。”

善俊的话里掺杂着无奈的叹息。

“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吗？”

“算了，这件事我也早就预料到了，没什么好抱怨的。”

善俊背着手望向漆黑的夜空，眼睛迷离地追随着若隐若现的星辰。

在笔洞的一排排破旧书店里，一位店主正在自家店前闲散地伸着懒腰。这时，一位戴着斗笠、五官俊秀的书生从街边走来，向他打了个招呼：

“店主，好久不见，您过得好吗？”

“呃，公子！您怎么会到我这种寒酸的小地方来呢？”

书生笑吟吟地向点头哈腰的店主说道：

“您怎么突然这么说呢？过去我不也常来这儿吗？”

“小人也听到您这次考上了大科。我原来也想过您不是一般人，但万万没想到您会上榜。请原谅我以前对您的不敬……”

“您要是不想让我难堪，就如往常那样待我。”

听到此话，店主才放心地抬起头。

“哈哈，见到您真高兴！”

“您最近过得如何？”

“如您所见，每天都这么清闲。看我糊涂的，来，请里面坐。”

书生进到铺子里，放下随身携带的包袱，坐到了椅子上。在店主看来，这位书生始终让他捉摸不透，以前觉得他之所以俊俏，只是因为年岁尚小。然而过了这么久，这位公子仍是没有一丝一毫男人身上的粗犷气质，反而比以往更多了一份妩媚，这实在让他摸不着头脑。

“您是从哪儿听说了我上榜的消息？”

书生的问话让店主立马回过了神。

“嗯？啊，前几天我到成均馆拜访您的时候，听他们说您已经上了榜，

退出了成均馆……”

“真是不好意思，劳烦您白跑了一趟。上榜的消息有些突然，直到现在都让我惊魂未定。”

“您这不是过来了吗，我还为再也能见到您而觉得惋惜呢。”

店主说话的时候，书生显得有些不太自然，他一直低着头把斗笠拉下来遮着大半张脸。这也许是为了躲避人们投来的目光而产生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店主心领神会地向四周瞧了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躲在店铺外面偷偷瞄着书生。店主连忙把手背在身后，比划着手势让妻子到别处去。

“您今天来到寒舍是因为您旁边的那只包袱吗？”

书生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面露羞涩。

“您帮我看一下这本书。这是我在成均馆学习的时候用过的，上面还有学官们授课时的笔记。”

店主带着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随便翻了翻书后说道：

“像这样的书小店可有的是……”

书生见他这么说就把书抢了过来，放在自己的包袱里，边整理边说：

“那就算了吧，我是因为想到您跟我的缘分所以才没卖给那些一起学习的儒生们，您还……”

书生的话音未落，店主就扑过去抢了包袱，扑哧一笑：

“您考中后，讨价还价的功夫也进步了不少啊。”

“世道都能变，人怎么会不变呢？”

“现在世道变得还真快。我以前倒是没这么觉得，但现在每天、每个时辰都在发生着变化，像我这样的生意人想要赶上这样的变化，可真得忙得焦头烂额。”

“不是说十年江山也会变嘛。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些笔记您到底要不要？”

店主正要开口，他的妻子探着头插进来一句：

“你就收下吧，别跟个铁公鸡似的。”

“男人谈话，女人插嘴算什么啊！”

店主赶走了妻子，回过身向忙着用斗笠遮住自己面孔的书生笑眯眯地说道：

“公子，对不起。我家内人不太懂规矩，每次都这样，不小心又冒犯了您。”

说罢，他开始一页一页仔细地翻起书生的笔记。

“我是粗人，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但是能看出您整理得很细致，跟我铺子里堆着的那些书档次就是不一样……您说儒生们争抢着要买您的书，看来真不是说笑。好！那这样吧，看在我们的缘分上，我先买下这本书。要是这本书卖不出去，您还得拿回去。”

书生接过店主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几个铜板数了数，也没再跟他讨价还价就起身要走。

“我知道了。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些书能不能卖出去，所以就只带了一本。有时间我还会再来的。”

“咦？这么快就走啊？”

“我还有其他的事，就不打扰了。”

书生带着灿烂的微笑走出了店铺。躲在一旁的店主妻子盯着书生的背影目不转睛。

“要是能让我摸一下金公子的纤纤玉手，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店主把刚才书生拿给他的书扔到书堆里，对妻子责怪道：

“你说你想干什么？人家连天下绝色的貂蝉都不以为然，何况是你这种人老珠黄的女人。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和你过活，真不知廉耻，啧啧。”

“那个传言是真的吗？”

“什么传言？”

“我说的是貂蝉。以前人们不是说貂蝉这个女人傲慢自大，对没钱没势的男人简直就不当人看吗？这样的女人居然迷上了一个穷书生，而且竟然还得不到他的心。被穷书生抛弃后，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就进入宫廷作了玉堂伎生。这个传言不是在汉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嘛。看来那个穷书生就是这位金公子啊。”

“这些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

一听店主认定这个传言是真的，妻子乐不可支地拍手称快：

“哎哟，太好玩儿了。一个卖酒的妓女勾引那些有妻子的男人，让他们

坐吃山空还不够，还要他们欠下一屁股债。我就知道她会有这么一天。”

店主被妻子的大嗓门吓得六神无主，他赶忙向四周瞧了瞧，低声劝道：

“嘘！人家被窝里的事儿你怎么知道，再说那么善良稚嫩的书生怎么会像传闻说的那样呢？”

“啊！如果那个传言是真的，那还有个传言也就是真的喽？”

“又是什么传言？”

“话说貂蝉迷恋的那位穷书生穷得要命，但那话儿可堪称是天下之最。不是说男人之间也都称他为大物吗？”

店主对妻子的说法嗤之以鼻，但他突然想起以前人们之间的传言，小声嘀咕着：

“好像确实听说过其他儒生们叫金公子为大物公子……”

“哎哟，不知道这个细皮嫩肉的书生到底长了怎样一个东西，让貂蝉都赞不绝口呢。”

妻子眯着眼睛，脸上浮现出潮红，她扭过脖子瞥了一眼店主的下身，不禁一声长叹。这叹声让店主备感自尊受挫，他勃然大怒道：

“你这个死婆娘到底在想什么！从哪里听来这种传言就在这儿胡说八道。老实待在家里！”

“我又不是左议政家的夫人，难道会整天待在家里？所以这些口耳相传的消息也会进到我的耳朵里。你这次顺便把胡须剃干净点吧……算了算了，就算你剃干净了也不会有半点俊俏，想必也就是个和尚的模样。如果你剃了胡须能赶上金公子一半的相貌，我宁愿每天早晚给你剃。”

店主没再应声，他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因为刚才自己还怀疑金公子是女扮男装。贵气逼人的公子跟卑贱的平民本来就应该天差地别，而且能够让女人们欲罢不能的那种男人，有点特别之处也是合情合理的。

再说金公子不是在女人的禁地成均馆功成名就了吗？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见证的。不管怎么样，金公子跟貂蝉的传言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真的，但也绝对不能说它就是假的呀。如果自己还怀疑金公子是女扮男装，那么就如同怀疑自己的妻子是男人一样。这样的联想让他不禁觉得荒唐，他苦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善俊带着顺石走进一所破旧的房子里。虽然这个清贫的家不比自家的房子气派华贵，但对善俊来说，这里却让他感到亲切无比。一看到善俊走进院子，赵氏就连忙从灶房出来，热情地迎接客人。

“哎哟，你又来了？”

“是路过的时候顺便进来的，岳母大人。”

“来就来呗，你怎么总说路过的时候顺便进来的呢？”

表面听起来是责怪，但赵氏的口吻却透露出她对女婿的体贴。这个女婿每次来的时候都用同样的理由进入院子，虽然固执，但赵氏认为他十分可爱。她随即点了点头向后面跟着的顺石打了个招呼。善俊略显羞涩地向丈母娘问道：

“她在家吗？”

“嗯？啊，她……”

赵氏话音未落，允植便打开房门露出了头。虽然看起来病好了不少，但久病未愈的脸上依然显露着不佳的气色。

“哥哥，原来是您呀。”

“怎么样，病情有些好转吗？”

“我的病情本来时好时坏，但是前几天您给我拿的那副药，吃过之后感觉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突然发高烧或呕吐了。”

善俊仔细打量着允植，陷入了深思。因为他拿给允植的并不是什么特制的药，只是把他以前吃过的药方拜托自家的大夫而已。药方一样，药效却不一样，实在是奇怪。难道是药剂的品质不同所导致的吗？正在他沉思的时候，允植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您别站在那儿，请到里面坐吧。”

善俊进房间的时候才注意到，顺石不顾赵氏的劝阻，已经开始修起了围墙。看他的样子，好像本来就是这家的仆人似的。

允植一张一张地整理好房间里散落的纸张。善俊坐下的时候顺便拿起了一张写满字的纸。贫穷的家庭买不起白纸，就在已经写满的纸上反复地练习写字，这让善俊鼻子一酸。

“这几天姐姐迷上了书法，要模仿各种字体……”

“你的姐姐真是贪心啊，她的楷书已经写得那么好了，居然还要贪图别

的字体。”

话虽这么说，但善俊脸上的微笑却是无法掩盖的。他试图在墨色的纸张中找出字的笔画。

“我见识少，请问我姐姐的书法技巧怎么样？”

“因为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但绝对是出类拔萃。楷书就不用说了，草书在庠儒们中间也是相当有名气。迟早她的篆书也会为人称道。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担心。姐姐越是有名，我替代姐姐就越难了。”

“所谓见字如面，我认识你之后最让我放心的就是你的字体跟你姐姐非常相似。”

善俊和善的笑容让允植备感安慰。就算没有微笑，善俊本身就是允植所能信任和依靠的力量，在允植的眼里，善俊甚至比自己自食其力的姐姐还要稳重。当然，母亲赵氏也是这样认为。

“虽然字体相似，但你仍需努力。”

随即，善俊拾起其他的纸张，按捺不住想念的心情，他把允熙写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善俊脑海中还会掠过那紧张又刺激的成均馆生活。

略过一阵，外面传来了顺石洪亮的声音：

“漂亮公子，您上哪儿了哟？”

“原来是顺石啊。”

话音没落，善俊便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向外望去。一个身穿雪白长衫、头戴旧斗笠的书生正欢天喜地穿过院子向善俊跑来。这是一位美貌如花的书生，即使再破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会光彩夺目。更何况，这位公子脱去男人的长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嘛！

“佳郎兄！”

善俊伸出手，一把抓住允熙的手。千言万语胜不过两人电流般交汇的目光。

“如果早知道你要来，我就不出去了……”

“你上哪儿了？”

“听说有些人在专门找一些成均馆儒生做过笔记的书。我想我的那些书或许有用，为了换粮糊口就……”

再仔细一看，她的手中拿着一个小包袱，看来是用书换来的麦子。

“不知谁会买走你的书，那他科举肯定会走运。庠儒们不也都争抢着要重金买你的书吗？”

“书店的店主出的价钱也不少。”

“你是不是把自家弟弟要读的书也都拿去卖了？”

“嘿，哪儿会啊。允植读的书我动都没动，只是把带有笔记的书卖了而已。如果大家的反应不错，允植的书还能再做些笔记卖掉不是吗？啊！可是佳郎兄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善俊脸上挂起了不情愿的表情：

“你就不能把‘兄’字去掉吗？”

允熙羞涩地笑了起来。这时母亲赵氏在一旁有意干咳，让两人惊慌地松开了手。毕竟现在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赵氏总是叮嘱允熙需要注意言行。

允熙来到灶台旁，给母亲递过自己带回来的包袱，并说明了情况。她一心想着赶快回到善俊身边，话说得又快又急。善俊也正焦急地等待着。

允熙说了个大概就立刻跑回允植的房间，她一眼看见善俊手上的纸张。

“啊！不可以！”

允熙赶忙扑过去抢走了那些纸，并向毫不相干的弟弟使了个眼色。

“你怎么不把这些收拾一下。”

哪有这么冤枉人的啊，弄得一塌糊涂的人是姐姐，自己也明明收拾过。当允植一副被冤枉的样子看着姐姐的时候，善俊问道：

“我为什么不能看这些？”

“不是……那是因为现在写得还不规整，所以让你见到就很惭愧。”

她温顺地低下头，而善俊温柔的目光似乎在说“用不着害羞”，允熙的眼睛也回应着善俊的眼神，两人笑得像花一样灿烂。一时间，房间里的人都不说话，只听见咯咯的笑声，让夹在中间的允植很是难堪。赵氏在外面时不时递过来监视的眼神。

“您是有什么新消息而过来的吗？”

允熙收起了笑容，不安地问道。善俊很清楚允熙问的是什麼，而且也知道她所担心的是什麼。

“你说的新消息是指什麼？”

“看来你还没有说出真相啊。”

允熙隐藏起自己的失望，尽量露出笑容。善俊便开始撒起了他准备已久的谎话：

“我已经说了。”

但她还是半信半疑。

“我已经说了。虽然还没有仔细说清楚，但我已经说了你是女扮男装替弟弟金允植进入成均馆的。”

允熙略感惊讶，再次问道：

“左议政大人知道这件事还会答应这桩婚事吗？”

“会的。”

善俊坚定不移的回答反而让允熙产生了更大的不安。

“当然，这过程并不容易。不过这已经是约定好的事情了，而且父亲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再说你不是也不用再女扮男装了吗？”

虽然练习了很长时间，但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善俊还是咬紧了嘴唇。允熙忧虑地问道：

“你没听说朝廷有什麼消息吗？”

“没有，好像还没有任何动静。”

“也是，本来空位就少，再加上以前没有被安排官职的上榜者也大有人在。可你是状元，应该会马上给你一个官职。”

面对允熙突如其来的问话，善俊随口答了一句：

“应该是吧。再等几天……”

“探花桀骜师兄是不是也会马上接受官职呢？”

“很有可能。”

“那女林师兄也会被录用为像我一样的乙科吧？如果成不了，他也可以用钱去买个一官半职……”

“也许是吧。”

在一边应和的善俊生怕允熙接着问她的录用问题。因为金允熙与李

善俊、文载臣、具龙河一道不正是陛下所赏识的四人吗？所以，如果允熙再继续问下去，那可真不能再撒谎了。幸亏允熙的话题转向了别处：

“那么三位都将进入仕途了？哇！其他两位师兄连作为庠儒都令人难以想象，若是当上官吏，就更让人不敢相信了。不过佳郎兄不同，你要是不当官真是天理难容。”

善俊从她的话中听出了羡慕。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从满面笑容的允熙脸上读出这样的心思，但他可不能忽视允熙内心的想法。

“我们这样猜测毫无意义。另外，你能不能不说那个‘兄’字呢？”

“啊！对不起……阿郎。”

允熙细微的声音和娇羞的表情让善俊和允植忍俊不禁，但善俊的内心却越发沉重。

“怎么无精打采的？”

允熙没有理会赵氏的话，她蜷缩着身子坐在了一旁。虽然善俊已经走了，但允熙还是刚才的打扮。赵氏瞧了一眼，继续忙手上的活儿，她正赶着为女儿缝制新婚用的被子。

“怎么还没换衣服？你想在新郎面前也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吗？”

允熙露出一丝有气无力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发髻。发髻已经变大了不少，但是想要结发带仍显不足。看着自己的头发，她还没有信心系着发带站在善俊的面前。允熙惋叹着抚摸着还没完工的被子。

“这样的被子对于左议政这样的世家大族是不是太寒酸了呀？”

母亲的问话让允熙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发髻转到了另一件烦恼的事情上。

“反正那边不是说不用准备任何东西吗，这个被子也是您自己张罗着做的不是……”

“我再怎么不了解这个世道，难道连左议政家都会不知道吗？他们家族连个勺子都不让我们带过去，明摆着是不愿意与我们结为亲家。要是连这个被子都不做，我心里可真是一点都不踏实。哎哟。”

“您不用操这么多心。”

其实允熙也很担心这件事。她想起当初自己刚进成均馆，因为没有带

被子而彷徨不安，只好借用善俊的被子。本来想这次好好地做床被子作为弥补，但时间有限，材料也不足，被子仍是做得不令人满意，只好在送过去的时候将自己的歉意一并送上。

赵氏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拎起被子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虽然贴了点绸缎，但由于是残次品，所以看着仍是寒酸简陋，而且因为棉花的价格太贵，她买的这些棉花只是勉强填满了被子，摸起来只有薄薄的一层。

“哎，看来这个还不如不送呢。”

“不管怎样，人还是要吃饭呀，您这样一闹腾，把家里的钱都贴在了这个被子上，您以后想怎么过日子啊？”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肯定饿不死。从今往后，家里的事情我管，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好了。”

允熙不自觉地又叹了一口气，虽然她平时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至于饿死，但这次母亲把买粮食的钱拿去买了棉花，仍让她目瞪口呆。

“现在这个时候，其他的及第者都到处走动建立关系……咱们要是不拿出点行动来，做梦也别想弄个好官职……”

听到允熙意志消沉的话，赵氏又开始了自己的针线活儿：

“你不是说想把你和允植互换，就要被发令到地方吗？你要个不错的官职做什么？”

“即使是职位很低的外官职，如果不打点，也一样捞不着。再说了，有幸弄了个一官半职，还是得给人送礼、搞好关系，不然好不容易得到的官职也维持不了多久。如果有名门家族做后盾，那也就不说什么了。”

“话说穷人做官，官道不顺。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即使考上状元也很难过日子。”

赵氏瞪了允熙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别眼馋，这个被子绝对不可以！不仅是做官需要打点，做媳妇儿的也需要打点。”

“我们家不是穷得连那些中榜者都做的答谢宴都没做吗，这都是应该的啊。再说，这也会对官场生活有帮助的。现在人们说不定在背后说我——不是，应该是说允植的坏话呢。”

“所以你想卖了这个被子做这些事情吗？对我来说你跟允植一样重